

# “The Thing”, The Boat of the Ego

Xiaodan Liu<sup>1</sup>, Cheng Zhang<sup>2</sup>

<sup>1</sup>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sup>2</sup>Shaanxi Commercial School

<sup>1</sup>156612120@qq.com

## ABSTRACT

The subject necessitates “consciousness” to exist, that i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Such a relationship evolves around a center with intention serving as the basis, which is the “thing” we often mention. However, without a defini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 thing, the “thing”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be it self-being and self-making or intuitive representation, are superimposed on the same object in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this paper, different intentions of the same object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ntions are demonstrated in details. More importantly, the way to acquire a more implicit intention - a practice of consciousness is explored.

**Keywords:** *The thing, dialectics, practice, Existentialism*

## 事——自我之舟

柳晓丹<sup>1</sup>, 张骋<sup>2</sup>

<sup>1</sup>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sup>2</sup>陕西商业学校

<sup>1</sup>156612120@qq.com

## 摘要

存在的主体，需要“自觉”。也就是“自我”和他者关系的确认。这种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建立是围绕一个中心而建立的，也就是意旨成为关系的基础，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事”。而事物和事之间并不是唯一确定对应的关系，从自在自为到直观表象，不同维度的“事”会以不同的显性叠加在同一事物上。本文详细论证了一事物上不同的意旨，并且意旨之间的结构关系，更重要的是本文探讨了对更隐性的意旨的获得方式——一种意识的修习。

**关键词:** 事, 辩证法, 修习, 存在主义

## 1. 引言

事，是自我对抗时间的小舟。我们知道对象是我的对象，以往的哲学中我们就知道意识把外在对象化，自我也同时被扬弃。这是个辩证的行动，但是这一切是由“事”驱动和主宰的，即是我通过“观察”与对象发生关系。然而这个观察不是抽象的，而必然是经验的，也就是说，这个观察是一个事件。

## 2. “事”的奥秘

由观察所行动出的自我的扬弃与对象的规定性，

背后是主体的我在行动，我要“观察”。“我要观察”，这是一个“根据”，也就是这个观察“事件”的缘由，乃至一切自我定在的行动的“缘由（Bewandtnis）”。定在的我以“事”为中介（Mittel），抵达那个使自我客体化的作为中介的对象，因此“事”是中介的中介，更加隐蔽在后台的中介，也是这个定在的对象之所以这样如此具体的被自我建构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追问我为什么会在这一刻，在这里观察，此刻在这里观察这件事的主旨是什么，就如同一个士兵持有一个主旨任务的命令，他才能有对在场的一切去安排和行动。定在的自我也同样必须持有一个定在的主旨，才能在观察中安排在场的一切

的结构和意义关系。这个主旨命令，就是“事”。因此很有必要挖掘“事”的奥秘，是“事”让我们行动，并且把对象的意义安排成这个样子。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于“事”才能使“存在”拥有“形式”，去点亮周围的“意义”。

### 3. 事的“照面”

那么我们先看看“事”是什么。我们常会问“你在做什么？”，或者“我在做什么”，这个“做什么”就是“事”。从普遍性而言，具体个体却总是在行动的，也就是说它“怎样呈现（做什么）”的。只要具备时空的规定性，具体的个体概念就必然在做什么。比如某天下午从某某商场买回来的这个苹果。在下午三点，苹果它呆在餐桌上的盘子里，这就是它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一个事。同样从自我角度，这个苹果也是“我”在“做什么”中的一个环节。我的某个存在点上它因我的一个事，而充当着一个环节。

“事”是我照面（Umgang）的一切事物的意义根源。可是此处探讨的“事”可能更加广义，超出日常理解的“事”。这里我之所以依然叫“事”，就是借用了日常那个事对行为的中心意义价值的特征（但是笔者关注的是更后台隐匿的东西）。我们日常提到“事”时，所指已经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超出个体事物而是一个整体的意志指向。它包含两个同时叠加的性状，第一它关联一个由诸多具体事物构成的相对闭环的整体，这诸多事物本身在“事”的出现之前是自在自为的，但是日常的“事”是一个接一个因果相续的，对应的行动呈现出不自主的被事所累的状态。事物的属性和意义是被紧缚在事上，而我们对其的判断也是源自这个，但我们往往错误的把这个判断认为是事物本有的意义。

### 4. “事”的多层对应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洞察出，同一事物其可以叠加在不同层的事中，其意义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说一个事物有着无限多的层次的“事”的对应意义，可以说“我下午三点在客厅吃苹果”是一个事，同时“我在延续基因”也是一个事。这是叠加在这个具体“苹果”上的两个层次的事，不能只看作一个句法的表述区别，因为这背后是“苹果”的本质和意义的不同。由此可见这只是一个通往后台“事”的起点，如果继续往后台层面则有着超出我们个人的“事”，其根据已经不直接来自“我”。比如我下午三点在客厅吃苹果，其意义是因此我的目光不会穿过厨房的窗外，这就是我另一个层面在做的事，就是为了躲过看见窗外的某个事物，这个苹果在这个层面中其意义已经是出于对我的时空导引意义了，当然理论上还会叠加无限多层的意义。这个可以推广至所有的照面事物，它们都在不同层级的“事”上叠加这无数的意义，而且他们不是互相以真与幻来否定的。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不能感知到一个有序而存在的“世界”了。如果我们以层级来区别这不同的意义之上的“事”，不能

说不对，但是容易忽略了关键点，就是我们忽略一个关键词——中心。我们以“中心”来区别，更有助于操作。

### 5. “意旨”的叠加重合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中心，就是照面的事物，都在围绕一个意旨存在，这个意旨便是“中心”。而我们说到同一事物的存在会叠加有诸多意义，是因为有诸多“意旨”的叠加重合。那么这诸多“意旨”或者“中心”（也可称形而上），是如何分布的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某事物上的叠加意旨，或者说诸多的“事”在同一时空，在某物上的叠加，只是对于某物而言，而不是两件事的重合。相反两件事恰恰是不重合的。也就是因为某物同时被两个中心意旨的事涉及，而对于事的全体则是不重合的。因为不重合才称为两个意旨。我们回到问题上，在某物上重叠的诸多意旨是如何分布的呢，就是说其差异性在哪里。首先是时间范围的差异，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插入一个思考，就是某物的功能。在事件中的意义功能要求每个某物，它都要出场两次，一次是“自为”，一次是“与他物关联的行为”。或者某物的存在状态的演变，就是其意义的呈现需要某物两次“出场”，那么这里不难看出是个“时间性”问题。之所以做前面分析，就是要引出被叠加有不同中心意旨的某物，其中心的差异或者说中心的分布，就是那第一次“自为”的“出场”之后的第二次“出场”，激活出“意义”的时间不同。其次中心的分布差异，还涉及一个“空间性”也就是事件的广延度。一个事物往往除了属于眼前这个事件，还有蔓延到视线之外的其它意旨的事。所以大致上分为，“视线”之内“亲在”的事，和视线之外“不亲在”的事。后者更指向一种幽远而隐蔽，浩瀚而神秘的意旨，可以称为“神性意旨”。也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个事物每一个点，都会有叠加着蔓延到视线之外的“神性意旨”的事。

### 6. 神圣意旨的洞见

那个叠加在某物上的，后台的需要关注的隐性的神秘的“事”，它在时间上的“在之后”，其“意义”的激活在时间性上体现在“在之后”，在空间上其意义的激活体现在“在之外”，其意旨中心并不在我的视阈内。那么既然不在我的“视阈”内，那么对我有意义吗？或者这对于我完全无用吗？回答当然不是。不但有用有意义，反而是这里要强调的。那个意旨在视阈外的事，其包含的某物，和亲在的事中的某物重叠在视阈内，也就是其这部分作为冰山一角，出现在视阈中了，其这部分就与我有关了，并且其被视阈外的中心意旨所支配的性状一同现象在我的亲在中。视阈外的事，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指代了理论上无限诸多的事，所以从现实操作需要出发，把这个“类”当成“一事”去面对，就是要知道除了亲在的眼前，应该“还有事”。这个“类”的，模糊的“事”，是以神圣性叠加在眼前事与物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

个“叠加”从“自在自为”，变成意识的“对象”，就是对这种“叠加”状态本身的洞察。所以是察觉两事的叠加，一个是具体的亲在的“事”，一个是抽象而笼统的“事”。如同黑格尔的“纯有”，作为纯抽象的没有规定性的“存在”，这个“叠加者”也是没有或者说不被知晓其规定性的抽象性的存在[1]。但是要让这个没有知晓规定性的抽象存在从“自在自为”中解放出来，成为伴随意识的凸显出来的一个常在元素。这个元素由于其抽象性，使其具有一种普遍性，笼罩在任何一个与我照面的事物，挖掘出任何一个点上的神性之光。所以核心就是从事与物的二事叠加，到意识的始与终二层叠加。飘忽流转的定在，在每个点上都寄托着更深远浩瀚的他方和未来，这就是一种天才的洞见状态，也是一种“意旨”和“意义”的辩证。其如王阳明强调的孟子所言“必有事”[2]。时时处处，眼前之外“必有事”，这“事”倒不必清楚是什么，就是笼统的知道“之外”、“之后”。“必有事”，用一个不明的常在“事”，托住眼前清楚的常变的“事”，这个是“固守”此在本质的他在“本质”，这是自我抵御流失与“恶”的恐惧的小舟，也是站在“善”地对“具体”和“个别”的达观。之所以称为“善地”是因为其是在“定在”的对面的，这个意旨中心永远指向“未来”和“之后”。如果落一子，棋盘大一圈，将是一个永远未结束的棋局，指向的一定不是“失败的悲剧”。如同“生”与“死”，不是一对对称的概念。注定和结局也就是形成“封闭”指向的是“死”，而“生”，不是与死对称的一个封闭结果，“生”只对应“可能”和非封闭的“未结束”，所以“之后”和“之外”指向的是“善地”，因为永远的“未来”和“外在”正是注定的结局的反面。定在，是以“否定”来存在的，从“是”指向“不是”的过程，而“善地”是以“肯定”来存在的，指向一个抽象深远的“是”。

## 7. 修习——“叠加”的思维模式

在眼前或现场这个事与局面中，对象，一面是在规定性和否定中走向“不是”的，但是另一面从黑格尔辩证法看其必然也是拥有“是”的“限有”。于是我们要同时抓住两个“是”，一个“限有”的“是”，一个视阈外涉及“之后”和“之外”的无限的“是”。这里并不是用真假来区分它们（甚至是强调其是真的），而是都以“存在”身份同时叠加，这是一种核心意义的关键，就是要修习出这个“叠加”的思维模式。提到修习，这里要插入一个说明。所谓修习，是主体自身的规定性训练，从常人到卓越，从常人中扬弃为非“类”的“个别”（彻悟）。规避修习，是把“常人(Das man)”的意识模式，作为权利来维护，换言之对自身作为“非类”的“参修”的改变是抵制的，是自我的“肯定”和张扬的过程。东方“参修”这种脱离“常人”的心理思维模式是对自我的“类”规定性的“否定”和克制的涅槃式的过程。这种主体的否定行为，很多人是不信任以至于认为是常人的道德枷锁等等，所以大多以否定态度不以及，

这种自身否定而“成圣”的指向直到西方的叔本华、尼采的“超人”意识才有点改变。回到前面所说，我们的关注点还是落在对“洞察”的努力上，这是一种参验的过程，同时是一种辩证法的伸展。因为辩证法的一个核心就是“叠加”，一种叠加的智慧，对立的叠加，不是一分成二而是同一之物在二个维度的应象。这个规律的客观性，并不等于常人思维的路径，于是需要一个扬弃而“养成”的过程。

## 8. 跳频——俗意与圣意

那么这个“养成”，是对感性直接性的克服，是理性对知性的升华。因为第二个非定在的“必有”的事，是超出直接感性的，出视阈的。如康德认为的，理性是超越感性经验的，而知性是与经验的结合的。所以这种“叠加”的辩证智慧的“养成”是理性作用在知性之上的，于是下来的关注就在这个理性加持知性的“养成”。所以养成，就是依然在具体经验层去建设，这里就途径予以探讨。首先可以借助一个其它门类的词“跳频”，显然不是本意。但是借助其某些状态，既然是探究修习就会这样以经验类比经验，不严谨却直观。那么这里如何不同于通常的意识，而成就“跳频”呢？我们通常照面一个“场景”，会直接的单纯的以定在的“事”去面对。如果比作一个“频率”，那么在视阈外的那个“无限”的“抽象普遍性”的事，叠加在这个事物上的意义就是另一个“频率”。为了方便言说，下面我把第一个“频率”称为“俗意”，后面另一个“频率”称为“圣意”。对于每一个事物，俗意是属于“常人”，“常人”也仅仅拥有“俗意”，显然这个俗意是“定在”的。但每个事物都在被其另一个“圣意”在真正支配，于是我们要随时从一个频率跳到另一个频率。这里不说“切换”，因为这是一个从“俗意”跳到“圣意”，又从“圣意”跳回“俗意”，高频的跳转。这种两个维度高频切换，起初似乎有一种恍惚感，适应后就会在随时照面的现实事物的空灵中体察到一种非定在非偶然的“真相”，一种绝对精神里善的安舒。之所以把这个叫做修习，是因为要把这个“跳频”实践到每一个所见，至少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豁然开朗的顿悟）。“俗意”是定在生存的被迫，“圣意”是非定在生存的。所以这个频率不支撑世俗的具体“事件”的表象，但是它是不被“定在生存”逼迫的，是非生存的。于是它成为一个非流变的事物“基底”（参照功能），圣意点亮了每个世俗事件中每个事物那个非关生存的非紧迫的安然的决定意志，这就是它这个“频率”的意义，也是不停的“跳频”的意义。

注：

“定在”，Dasein（德语），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个概念。定在，存在成为有特定规定性的存在。《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广延，笛卡尔“第一哲学”特有的哲学术语。就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即物质的空间属性，即所谓的长

宽广，凡是物质必然占据空间，这就是广延。

德语“dasein”，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真实的实在或存在。

纯有，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基本概念。纯有是直接的、并且对内对外都不存在差异，因而对有的直观便是一种空的直观。并从中引出纯无，指出有与无是同一的。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

《传习录》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必有事焉”最先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研究思维的过程，主要研究过程中概念之间的矛盾，所以辩证法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而这种矛盾是概念间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常人”的概念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四章“在世作为共在与自己存在。‘常人’中提出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常人有共处同在、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公共意见、卸除存在之责与迎合等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此在的“常驻状态”，使此在失去了自我。

超人，德文“Übermensch”的翻译。Übermensch是平庸和停滞的反命题。尼采用这个词来指他心目中的理想目标。

## 9. 结论

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事物意义的基础，反过来事物上背负的意旨角色，又决定着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同一事物上往往叠加着，显现程度不同的很多意旨。从表层的直观的联系，到隐性的视阈时空之外的非直观的联系。越是意旨中心远的隐的意旨，越是有着更深层的更稳定必然性的支配性意义。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时时自觉到某事物表层的关系之外的深远关系的存在。这个双维度的锁定更能让自我在被抛掷的存在中，让照面的事物有着更稳固的意义。正如日日常动，而星辰常静，这是因远近所至。在某事物上，有我们近距离直接照面事物的直观不稳定的偶然意旨，同时我们需要抓住它较远的隐性的更加稳定必然的意旨。不再仅仅浸泡在飘忽不定的眼前直观的事物意义，而患得患失飘渺不安。

## REFERENCES

[1]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1980 )  
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2] The Philosophy of Wang Yang-ming, (2011)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3]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2021)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Yilin Press, shanghai

[4] Martin Heidegger, (2019) Being and Time,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

[5]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1980 )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